

侯一民

著名画家 雕塑家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

精神重建

我今年80岁了，一共经历了三次地震：1966年邢台地震，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以及2008年这次汶川地震。每次地震都惊心动魄，历经生死。这个时候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觉得我们最可以做的是为人民的精神修复做一些事。温家宝总理说过多难兴邦。凡是遇到这种大的灾难的时候，带给我们的不是民族的消沉，而是民族的希望与涅槃，美术队伍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。

记得邢台地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当地人在什么工具也没有的情况下为了救人，就用自己的手来挖，最后手指头光剩下了骨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立刻决定办一个抗震救灾展览。我们的老艺术家，今年94岁的周令朝负责建筑，建筑是古典式半敞开的，花了三天时间盖起来，十天时间完成展览。还画了很多连环画，其中很多艺术家都参加了这个创作。展览说明员是当地一些女孩们，他们中有一些人全家都遇难了，却还在那里讲解。

唐山大地震时，我是在第五天到了唐山矿井下，那儿正在抢修抽水系统，我画了很多画，2008年我为唐山用黑石头做了一个大的纪念碑。

2008年5.12汶川地震时我整夜睡不着，地震后的第三天，我当时正在学校主持一个壁画教学，我和同学们讲我坐不住了，我们要做一件事，要承担起责任——画一张大画。当时确定为120m长，叫抗



震壮歌，我强调了一个“壮”字，因为我看到了总理亲赴地震现场，谭千秋不顾自己生命救出孩子，女同志哺育失去母亲的婴儿……我跟同学们说：在抗震救灾中，我们不能只画悲惨的场面，还要强调一个“壮”字，要从国家的领导人到一个普通警察，一个小孩，一名教师和一个灾民表现出人间大爱。我们的同学马上投入了创作，总的构图是我起的，然后大家分配，有的人先行一步实验，紧跟着开展。新闻界、摄影界的朋友都来支援我们，在电脑上怎么组合，怎么运用，形象怎么样重新设计。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创作过程，可以说是泪水和着碳墨完成的。大工作间里面就是战场，很多“志愿军”来了，那是我们学校最强的画家和他们的助手；在长影工作50年的老画师也来了，因为他擅长画环境……大家不分轻重，有的人专画飞机，有的人专画慰问品。没日没夜。我自己和老伴承担了画温总理和那个小孩子的部分，我把小孩画得比原来稍微年纪大一点，还有后来四个大圈，里面有谭千秋老师救的四个孩子，他自己在课桌下面牺牲了，还有母亲给孩子的留言，还有几个孩子在地震缝里面读书。当时我罹患癌症，第二天要做手术，但直到前一夜两点，我才完成最后一个帐篷的通风口。医院向我发出病危通知书，可能老天觉得我的地震画没有画完还不能死吧，我就在病房里面完成了最后的部分。“模特”就在旁边，护士帽子什么样子的，我就照着改一改，终于把这个事儿完成了。我们现在要把这张壁画做成陶板送给四川灾区。

同时我们还研究制作的技术，要把200m长，4.2m高的长条巨幅做成80m×80m的陶板素描，这是空前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山东淄博的陶瓷研究所还有一个不愿意说出名字的朋友，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。从2008年的5月15日开始到2008年年底这张画才完成，2009年在中华世纪坛展出，世纪坛也免了我们的场租，2010年5月12日我们把它送到都江堰。这个方案等四川方面统一规划定了以后将实际落成。

我在这张画的后记里面讲了一段话：分析在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人间大爱的来源，第一就是人之本性。父亲、母亲爱自己的孩子，朋友、人民，兄弟之间的情谊和友爱。第二，这种大爱源于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和道德的积淀。第三，这种大爱是源于千百年来中国人饱经磨难所铸就的坚强。第四，这种大爱来源于为人民献身、为人民服务的美德教育。在有一个几千人的艺术家聚会上，有的人说这场灾难反而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信心，因为我们这些人心里对现今的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忧虑，但是通过这场地震反而看到了我们人民那种对祖国、对人民深厚的爱和打不倒、吹不垮的精神。所以要重建的话，首先要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，用一种科学的办法使它能够继承下去，用一种对人民深爱的情感来做以后的工作。

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讲：中国已经没有统一的意志，当代的青年也没有了共同的理想。我们要用这张画对他们说“不！”。我们的人民是有理想的，我们国家和民族是有坚强意志的，是不可摧毁的，我们的意志在每一次大的磨难当中得到锤炼、升华，并涅槃重生。



（本次重生展览的大壁画即为80岁高龄的侯一民先生罹患癌症住院期间创作完成）